

# 魔月

冯嘉著



## 内 容 提 要

司马洛是一个胆识过人、武艺超群的私人侦探，本书所收入的这两部小说，都是他破案的故事。《月魔》恐怖离奇：月圆之夜，银鱼村的两个居民到海中捕鱼，突然从水里冒出一个黑色怪物，头大如斗，两眼似灯，一个村民受惊身亡。自此，每逢月圆之夜，银鱼村便有怪物出现，居民惶惶不可终日。司马洛与两位女侦探明查暗访，几次遇险，终于发现了“月魔”的秘密。《水坟》叙述了一起谋杀案。职业杀手薛利赴宴回家，见富商之女金素喜醉倒在自家床上，一时间手足无措。金素喜酒醒之后，发觉钻石胸针不翼而飞，醉酒之时曾到何处，她已一无所知。不久，与她有过来往的人相继被害。司马洛也被牵涉进此案，并被黑社会杀手以“水坟”酷刑逼供，但他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，终于摆脱困境，并严惩了杀人凶手。两部小说情节曲折、惊险，引人入胜。

### 月 魔

冯 嘉 著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）

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44000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0

---

ISBN7-5306-0100-8/I·79 定价：3.10元

---

## 目 录

### 月 魔

海怪出现.....	1
神秘骷髅.....	27
明访暗查.....	53
夜战妖怪.....	84
供出主谋.....	111
步步追逼.....	141

### 水 坟

为帮朋友 惹祸上身.....	175
钻石胸针 离奇失踪.....	203
查案遇袭 活擒杀手.....	236
寻出假钻 追查真凶.....	272
杀手被擒 供出真相.....	309
水落石出 法网难逃.....	348

## 海 怪 出 现

当晚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天上好象有两个月亮。

那额外的“月亮”，其实是一颗明亮的彗星。

真正的月亮，还是刚刚升上来。从地平线的后面慢慢地冒起，这亮光，使原本是黑暗的天空也变为蓝色。

月光把那无波的海面照得银辉闪闪。海面变得平静，除了是因为没有风之外，同时也因潮水差不多涨定了。

海面上有两个钓鱼人乘着小艇动也不动的。

其中一个钓鱼人抬头望望天空说：“你看，月亮一出来，就连彗星也黯淡下来了。而这一颗还是高豪德彗星呢！”

另一个钓鱼人耸耸肩：“管他什么彗星不彗星，我们不是来欣赏彗星，我们是来钓鱼的。我喜欢看的是鱼，看见鱼，我就满足了！”他这样说是因为到目前为止，他们还没有钓到一条鱼。

他的同伴说：“这颗高豪德彗星，还是在最近才出现的，百年难得一见，许多人等了好久就是为了看它呢！”

“真奇怪！”另一个钓鱼人还是在一心想看鱼，说道：“月圆了，水又涨定了，怎么还是没有鱼呢？”

但是他的同伴则似乎被天空中那颗彗星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。他又喃喃地说：“有许多星相学家都说，高豪德彗星出现是一种不祥之兆。现代化的星相学家说：这是象征世界大战会爆发。但是古老一点的星相学家则说：这是象征将会有妖孽！”

“若是妖孽也不错呀，”另一个钓鱼人说：“如现在钓到一条美人鱼，那么，鱼我所欲也，美人亦我所欲也！”他象在吟诗似地摇头摆脑起来。

当时，他就似乎得偿所愿了，手中的鱼丝一阵沉重，他连忙把鱼丝拉紧，兴奋地低声说：“有了！是一条大的！”

他的同伴看着他手中的鱼丝，凭他的钓鱼经验，他知道是钓到了一条大的，由于鱼丝是拉得那么紧，而他虽然发力，也无法把鱼丝拉上来一点。

事实上，整艘小艇也给坠得侧向一边去了。

“你，快点！”那个钓到了大鱼的人焦急地连忙说：“你坐到另一边去压着吧，不要让这船翻转过来！”

他的同伴也很合作，马上就坐到小艇的另一边去，紧紧地挨在那里，借着自己的体重使这艘小艇保持平衡。

另一人用力拉着鱼丝，但是拉不动，那条上钩的鱼，似乎比他预料中的还要大，他不能硬拉上来，而那鱼丝又是钓大鱼用的鱼丝，非常坚韧，就算这样用力拉，也不容易拉断的。于是，他只好运用欲擒先纵的策略，那就是慢慢地把鱼丝一点一点放出去。虽然这条鱼似乎是胜利了，但它仍然被牵紧着，直至筋疲力尽。这个钓鱼人现在就是企图消耗这条大鱼的气力，他一点一点地把鱼丝放出去。

这个时候，他的同伴已雅兴全消，忘记了什么高豪德彗星，也忘记了他自己手中的鱼丝，只是集中精神在担任着平衡那艘小艇的任务，并且留心是否还需要他的帮忙。

忽然，那个钓到了大鱼的钓鱼人发出一声咒骂，说：“逃掉了！”因为这时他手中的鱼丝已经松下来。

“奇怪，拉得这么重，明明是钩紧了才会这样的，怎么逃得脱？”他的同伴说道：“会不会是鱼丝断掉了？”

“绝对不会，”那人一面颓丧地把鱼丝收回来，一面说：“是逃掉的。也许钩得不紧，只钩着一片唇皮；唇皮扯破了，钩子便也离开！”

“那真是倒运了，看来这是一条罕有的大鱼。”

“是的，可能大得连我们这艘小艇也未必装得下！”

这个钓鱼人一面说，一面就颓丧地把鱼丝收上来，要看看鱼钩上究竟是不是钩着一块大鱼的唇皮。鱼丝收了一段，他忽然吃惊地大叫了一声，因为，出乎意料之外，鱼丝在这时又忽然重起来，急剧地扯向下面，而且是比刚才更猛的力气往下扯。这样一来，这个钓鱼人慌了手脚，连忙把鱼丝捏紧。但是太过匆忙，急急滑过的鱼丝把他的手指割破，也把他手掌的皮肤割裂了。他不得已就把鱼丝放掉了。鱼丝便急速地滑入水中，但是，由于收上来的鱼丝仍是一圈一圈地放在脚下，现在忽然如此急速地扯下去，其中一圈便套住了他的脚，他被扯得失去平衡，坐也坐不稳，一只脚被硬扯出了船。

“救命！”他慌张地大叫着，整个人已经跌了出去，在最后一刻他才及时地用双手扳住了小艇的边缘。

但是那条紧缠住他脚的鱼丝却还以强大的力量向下面扯。他是没有那么大的气力和这股力气抗衡的。还好，小艇是可以在水面滑动的，于是，小艇就被他拉得在水面上滑行起来。

这情形使在小艇上的那个钓鱼人冷汗直冒。他知道小艇是下了锚的，假如锚绳尽了，不能再滑动时，他的同伴就要给扯下水底了。

现在他就想起一个办法。

他迅速的把腰间鱼刀拔出，跳下了水。

这样他就不能把小艇压住了。

这个拿着鱼刀的钓鱼人迅速游到他的同伴身边，摸到了同伴脚下那拉得紧紧的鱼丝，刀子迎上去，一下子把鱼丝割断掉，拉力消失了。

“我的天！”那个不幸的钓鱼人呼出一口大气，他只用一只手扳住小艇的边缘，脚一面踏着水。他的同伴问道：“怎么了，你没什么吧？”

“还好，还好。”他深呼吸着回答。

“你先上去吧，”他的同伴说：“我在这边把船扶着！”

这人说着，便游到了小艇的另一边，把小艇扳着。这样，那个钓鱼人就可以爬上小艇，而小艇也不至有倾覆之虞了。

钓鱼人爬上小艇后，身上湿淋淋的，忙把鱼篓里装着的一瓶白兰地酒取了出来，一面喃喃说：“我们都得喝一口，不然就会弄出个大伤风来！”他打开了酒瓶，移到船头坐下，说道：“好了，我在船头，你从船尾上来好了！”

这个遇险的钓鱼人举起酒瓶，喝了一口便等着。

但是毫无动静，他的同伴并没有爬上船来。

“喂，你怎么了？”他叫道：“上来呀，这不是游泳的地方呀！”

他又叫道：“喂，怎么了？你究竟在搞什么鬼？”

还是没有反应。这使他大感奇怪，连忙把酒瓶塞好，爬到船尾去看看。

他看不到他的同伴。绕着小艇边走了一转，仍是看不见。

他的脊骨上起了一阵阴冷，大声地、自言自语地叫道：“怎么了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”

一面说着，他就拿起船桨来，把小艇划开一点。他怀疑他那同伴是躲在船底的水中。虽然他想不出他为什么如此做。

小艇划开了，还是没有看见。他慌张起来了，大声叫道：“老范，老范！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既然不在水面，那一定是在水底了。他在水底，那就大声叫也是不会听到的。怎么办呢？跳下水里找一找？他实在没有这胆量。然而，这是他的好朋友，性命要紧，他是不能不管的。

最后，这个钓鱼人只好鼓起勇气，在小艇上站了起来，吸了一口气，准备跳进水中去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离开小艇大约二十尺的水面忽然波动起来，一件大圆形黑色的东西从水里冒出来。一时之间，他还以为这是他的同伴老范出来了；但是，老范的头是没有这么大的呀！这件黑黑的东西，起码比一个人的头还要大两倍！

这是什么呢？

接着，这件圆形的黑色东西上就亮起了两盏暗暗的红灯。是红灯？还是两只发光的眼睛？假如这是一个头颅，那这就是两只眼睛了。难道是一只海怪？

但是在他还没有时间看清楚这件东西之前，这件东西又忽然沉了下去，海面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旋涡，而这个旋涡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

这个钓鱼人呆在那里，维持着那个跳水的姿势，但是他没有勇气跳下去，他觉得这海实在有点古怪。刚才出现的那可能是一只海怪，假如他跳下去，他也会没命的；而且，他的膝盖现在还在发软，他就是想站起来跳下去也不行了。

他呆在那里，浑身发抖，全身湿透的衣服更增加了他的寒意。既然水底有一只海怪，他的同伴还有什么希望呢？假如他跳下去，也只有送死。

而且，他的同伴泡在水底这样久一定也活不成了。

他想起了刚才钓鱼时的遭遇，忽然醒觉到他钓到的可能并不是鱼，而就是这只海怪。这海怪把鱼丝松一松，再扯下去，是想趁他不提防而把他拖下海底。

他没有给拖下去，所以这只海怪就上来，随便扯一个人下去。由于他先上船，于是他的同伴就遭了殃。

高豪德彗星仍然斜斜地横在天边，它的光芒给月亮夺去了不少。

真的如他那个同伴所说，这彗星的出现，就是妖孽出现的象征吗？他还是不敢接近那危险的船边，虽然他很想离开这个地方。但是他又想到，假如不把锚头拉上来，他是无法把船划离这个地方的。而且，躲在船里，又有什么用处？若

海怪要把他吞噬的话，可以把船推翻的。

于是他鼓起勇气又爬起身，去把船锚拉上来。

他所猜的果然没有错，他顺利地把船锚拉起来了。

他急不可待地挥着船桨，把小艇向岸边划。

他到达了岸边的小码头，慌忙地登了上去，沿着那条窄小的山路，急速跑往他和老范开设的杂货店。

他从后门进去，匆匆地换上了一身干衣服，再把屋内藏着的那瓶白兰地酒取出来，喝了几大口，然后才走出屋子，登上了那辆老爷汽车，打算到城中去报警。

这件事情太可怕了，非报警不可！

这部老爷车的马达是非常吵闹的，车子一开动，就把村中的人吵醒了。其中的一位主妇探头到窗外看他开着车子远去，对她的丈夫说：“奇怪，他们在深夜，还赶着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

“管他！”她的丈夫说：“我们快睡吧！”

可是她仍然坐在窗前看着。而她的丈夫很快又进入了梦乡，但后来，他又给妻子推醒了。她说道：“起来，快起来看看！”

“看什么？”

“那下面，好象有些东西在爬上来，你看！”

她的丈夫坐起来，睁着惺忪的睡眼向下面望，跟着睡意全消。

“唔，”他说：“真古怪，那是什么？我们还是下去看看吧！”

那两个警察充满了怀疑地看着这个钓鱼人。

一个警察说：“我们看不见什么海怪，水面不是很平静吗？”此时他们正乘一艘警轮回来。这个钓鱼人去报案，问了一番话之后，他们就出动警轮把他载回到这出事的海湾来。

他说：“海怪是躲在水底的，我们当然看不见！”

“你究竟喝了多少酒？”其中一个警察问。

“我是喝了不少酒。”这个钓鱼人也承认。

“喝醉了酒，眼力会差一点吧？”

“呃——呃——不是这样的。”

那钓鱼人这时才明白警察在怀疑什么，便连忙为自己辩护说：“我是在回来之后才喝的，因为太冷；而且喝几口酒，也可以压惊！”

那警察把一只手伸到他的脸前，张开手掌，问道：“看看我有几只手指？”

“五只。”那钓鱼人马上回答：“请你不要怀疑我吧，我并没有喝醉！”

“好吧。”那警察说：“假如你的同伴真是掉了下去，那我们就替你打捞一下好了。不过，时间过了这么久，捞上来也只能是尸体了！”

这个钓鱼人苦恼地用双手把脸一抹：“就是淹死了，也没有办法，只好把他捞上来，好好安葬。”

“你们刚刚是在什么地方出事的？就这里？”

“不，不，是那边！”

那警察回到船舱里，指导舵手把警轮驶近那个钓鱼人所指的地点，而那钓鱼人则坐在船头发着呆，他看看那平静如

境的海面，在已经当头的明月之下，那海水更光亮和显得平静。

这样平静，下面真的躲藏着一只怪物吗？他禁不住有点怀疑。

他转过头去看小码头的那边，有好几个渔村中的村民，他们都正奇怪，警轮来这里干什么。

“喂！”这个钓鱼人慌忙地大声叫道：“你们不要站得太近，这里有怪物，不安全！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其中一个渔人的声音回答：“你是钟先生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在说，你们不要接近海边，老范已经给水怪拖了下去！”

“老范？你在开玩笑吗？”那人说：“老范现在还在家里！”

“什么！”这个姓钟的钓鱼人，吃惊地瞪大了双眼，眼珠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似的。

“他刚刚回家去了。”那村民说：“是我们把他扶回家的！”

那两个警察也从船内走出来了。其中一个警察问道：“那人在说什么？”

“他说——他说老范已经回家……”

“老范是谁？”那警察问。

“老范就是——就是我的搭档伙计！”

“你是说给海怪拖下水的那个？”

那个姓钟的钓鱼人惊愕了好一阵，才讷讷地说：“是……是的。”

“这真是好极了！”那个警察气愤地看着他：“你说他是给海怪拖下海了，但现在，他却在家里！”

“这……这是不可能的呀！”钟先生呆呆地说：“他明明是沉下了海底没有浮上来。他在水里泡了那么久，怎么可能还活着呢？”

“我们还是回到你家里看看好了！”那警察说：“反正现在就是把他捞起来，他也不会是活着的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钟先生也只好同意。

于是，水警轮就把他们载到小码头去，与小码头上的人会合。那个与钟先生对答的人，也就是半夜给钟先生的车声吵醒的。

他说：“你说你是在找寻范先生吗？他已经回家了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钟先生叫道：“我明明看见他掉下海中的！”

“我是在你离去不久后找到他的！”那人说。

那人告诉钟先生，他的太太看见范先生正在从海中爬上来，他们便下去扶他。范先生全身湿透了，被他们扶回了家。他们问范先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范先生却又不肯讲。

钟先生转过头看着那警察，呆呆地说：“这……这是不可能的呀！”虽然他知道那个人不会说谎。

“哼！”那警察冷冷地说：“你的嘴巴里仍然有很浓的酒味！”

“我不是醉酒！”钟先生可怜地说。

而码头上那个人的嘴里没有酒味，因此自然是他的活比较可靠了。于是那两个警察决定带领钟先生回到他的店里去。

看看。

他们回到店里，钟先生推门进去。没有错，他那位好搭档——老范果然在家里。湿衣服弃在地上，人则躺在床上，拥着被子，鼾声如雷，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酒气，一只空酒瓶扔在地上。

“岂有此理！”钟先生说：“他把店里最贵的一瓶白兰地酒喝光了！”由于这瓶酒已经在店里放了很久，还没有卖出去，而且来价很高，他们都舍不得喝。

这时的老范已经烂醉如泥，推也推不醒他。

那两个警察认为真相大白了，再不需要把老范推醒来问。

其中一个警察说：“岂有此理，你们两个，喝醉了酒，却拿我们来开玩笑！”

“我……我不是呀！”姓钟的钓鱼人慌张起来：“我说的都是真话！我……我不明白怎会变成这样的！”

“你的运气好，”那警察说：“我今天心情不坏，不然我会把你抓起来，并且控告你。”

“不……不要——请不要……”

“现在算了吧！”那警察说：“我现在不会拘捕你，不过你以后得小心点，喝醉了酒去跳海自杀，那也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不要来麻烦我们！”

“我……我不会再麻烦你们的！”钟先生讷讷着。

警察走了之后，村中的人就来了。他们都充满好奇心，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钟先生把详细的经过全告诉了他们。他们都相信，因为这村子里都是知识水准不高的人，头脑古

旧而迷信。

而且一谈起来，他们也有不少资料提供。有一个说：一天晚上，他在岸边看见海湾中间的海面上有红色的神秘光点闪动。

另一个说：有一天晚上，他坐在码头上洗脚，听见码头的另一边有水声，似乎是有鱼在那里跳跃，他走去看，没有看见什么；再走过来，发觉他放在码头上的鞋子已不翼而飞。没有人来过，他这双鞋子失踪得真奇怪。他当时不敢对任何人讲，一方面由于他害怕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他。

现在闹出了事来，大家都敢开口说话了。

众议纷纭之际，一个老人说：“坦白讲，这处海湾的確是有点不对。在日本人侵略时，日军曾在海边把一百个人砍杀，尸体推下海里，接连一个月之内，这海湾的海面都浮着尸体，弄得臭气熏天，而自此以后，海湾中就一直闹鬼，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村子里的人不用这海湾，而渔船都集中在另一处海湾的原因。”

“有这样的事情？”钟先生更加为之毛发直竖。

“你们两个在这边钓鱼，实在是很危险的！”老人又说：“不过，近年来没有发现过什么，所以我也不愿对你们提。”

商讨之下，他们都一致认为——那处海湾现在再度闹鬼。

不过，却有一件事情他们不明白的，那就是老范既然是给海怪或者水鬼拖下了水的，他应该已经成为了替死鬼，怎么他又会回来呢？

这一点，只有等老范醒过来之后，向他，才能弄明白。

第二天，老范酒醒了，人却没有醒过来。他呆呆地坐在那里，既不讲话，也不肯看钟先生一眼。钟先生虽然不断企图探询他在水中遭遇到了什么，他却总是不肯说出来，而且象根本没有听到似的。

钟先生想喂他吃东西，他也不肯吃。

在第二天晚上，老范就开始发高热，钟先生请来了医生替他诊治，医生说老范是受了太大的惊吓，才变成这样子，换句话说，老范是吓坏了。

医生只能给老范服食镇静剂，让他多睡觉、多休息。这样他的情绪就平静下来，自然就容易复元了。

照常理来说，这是一个好办法，也是唯一的办法。但是，老范却没有被治好，他睡了好几天，有时也醒过来，但还是不思饮食，于是很快地瘦下去。

到了第七天晚上，老范忽然清醒过来，他开口说话了。他说：“老钟，你千万不要再到那海湾去，那里有海怪。”

“究竟发生了什么？”钟先生忙问：“你究竟遭遇了什么？你掉进了海中，怎么上来的？”

“那海怪送我上岸的，”老范说：“它把我送到沙滩，就在那里……一个比西瓜还大的头，那两只眼睛就象两盏小红灯！”

“但你一直是在水底的。”钟先生说：“怎么你会没有死掉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老范说：“我被扯下去，马上就失去了知觉。当我醒过来时，已经在海滩上了。那只海怪正在走回水中。它回头看了我一眼——摇摇头。老钟，彗星出现，妖

孽作怪！不要再到那海湾去，而且也不要留在这里，快离开，不然，大家都会被害死的！”

“你……你还是担心这个吗？”钟先生说：“你好好休息，不要想得太多，你现在保重身体最要紧。”

“不。”老范摇着头，忧郁地微笑着：“我不需要保重了。很快，我就会永远休息！”

“别乱讲了吧。”钟先生说：“你……你会好起来的！”他虽然是男人，也忍不住下泪，因为老范是他最好的朋友。

老范却似乎自知不久人世了，他伸出手来说：“再见吧，老朋友！”

钟先生握着他的手，说：“我会陪着你的，我会请许多医生来医治你……”

但是老范的手忽然一松，倒回床上，眼睛闭上了。

“老范！老范！”钟先生连忙摇他：“老范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”

钟先生连忙把老范的脉，没有跳动。他再伸手去探探老范的鼻孔，也已没有气了。

这个渔村里的人大都睡得很不安宁，而且晚上，天气忽然转冷了，风在屋檐之间发出呜呜的声音，使人觉得更加冷。

“呜呜！”风声在响。跟着，就有一声尖叫传来。

一个妇人霍地在床上坐了起来。她就是发现老范从海边爬上来的人。现在，她又给那一声尖叫惊醒了。

她连忙踢踢身边的丈夫说：“起来！起来！”